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范文正集卷十二

宋 范仲淹 撰

墓誌銘

贈戸部郎中許公墓誌銘

公諱袞字公儀世為燕人皇考諱某王考諱某並隱君子也避五代之難不榮以禄考諱某汶陽之廬令累贈光禄少卿妣清河張氏贈河内縣太君皆積德深長慶

著来嗣公英秀而文與時會亨開寶八年太宗之尹開封也龍德日彰髦傑之士其嚮如雲是歳秋賦公卿送名者比比焉及試藝公為之首覆策于廷復在高等時登甲乙科者必更州縣有唐之遺風釋褐除江寧府獄曹掾本路八使言聽決詳明上既御大器北伐太原促召至行在曰我姑試之除均州防禦判官郡將表其能狀乃拜太子右贊善大夫通判姑蘇郡事時二浙之地始歸朝廷宿政如繩公善解之就進殿中丞俄拜奉常

博士領曹南郡樹善屏惡新民耳目以前均榷浙右坐聯職之累降品一等領饒陽錢監未幾辭之移倅弋陽郡復官曲臺在郡七陳諫章上愛其忠就遷本郡守受代至闕下復上策議并所著文四十卷翌日召試禁庭上覽而嘉之曰南府才冠吾不失人即以本官直昭文館賜服五品判登聞鼓院由是四方之訟清而不壅以奉安先塋請理覃懷郡出奉公家入敦孝事河內人歌焉又西陲文州扼其戎險命公往刺遠人便之真宗即

位一日謂執政曰人君之言行也動乎天地不可以誣
命公修注記以先君之諱固請不獲須正人也公在館
三進秩至于職方員外郎因論邊事慷慨動上心面改
兵部方將圖任遘疾求解不得去以景德二年四月二
十九日終于京師武成坊之私第享年五十七娶朱氏
封永城縣君有子四人伯曰珂祁州深澤尉仲曰琰有
文與行擢進士第今為太常博士奉朝請狀曰琦恭謹
有立今為右侍禁衛州兵馬監押季曰瑱早亡一女適

進士張濤朝廷贈公尚書戶部郎中進封夫人河南縣太君子登朝也以某年月日歸葬于懷之河内縣某鄉某里銘曰

燕趙之英邦家之寶親逢聖神首冠俊造翹翹入轂郁郁登瀛榮滯六曹淹恤百城晚歸内朝端立右史直道始行怒飛爰止嗚呼遇豈不奇進豈不時賢者弗達天乎可疑葬于善地兮保以令嗣兮亦公之意兮

滕公夫人刁氏墓誌銘

序曰葬者藏也欲人不得而見之也君子之思也遠故復卜于山坎于泉又刻名與行從而祕之意百代之下治亂之變覩其銘思其人而不敢廢其墓斯孝子之心取諸大過初夫人之長子令祠部外郎宗諒作諫官以抗章黜知玉山郡再貶莅池陽之榷酤俄而起倅江寧府事常謂池之九華山上凌紫霄下盤洪流千巖白雲萬壑清風草木多靈民人一熙書契已降不知干戈居者得其壽藏者得其朽乃歎曰是可隱志焉是可宅先

焉即奉先公太博之靈葬于此山之金雞原斯又大過
之意至矣哉時景祐之三載明年夫人無疾而終春秋
七十有二閏四月舉而祔之禮也夫人姓刁氏其先譜
史存焉皇考諱晃後唐天平軍節度判官王考諱傑梁
泰寧軍節度判官考諱允成皇朝贈太子右贊善大夫
夫人歸滕氏服勤婦道自先太博之遺世也二子尚幼
夫人夙夜誨導內惟節儉外豐禮于賓客俾令人是親
以就厥文行而祠部君克承善志鴻軒鳳翥有風采于

朝廷夫人累封渤海縣太君次子宗元就養于家未登祿仕二女適名族稱其禮範夫人之性柔而明端而慈曉文翰通名理事長如不克撫下如不及居大族餘五十載門中無間言及子以言貶顛沛於江湖間夫人從之未嘗出憂語知事君之然也難哉故生享德於慶閭歿返眞於福地其於祠部同年之執也嘗入拜於堂上知夫人之賢而敢述焉其銘曰

九江之上九華之中孝子宅親厥思無窮茫茫萬年髙

岸可遷尚有人焉来此拳拳曰賢哉滕公夫人之墓再拜而去

都官員外郎元公墓誌銘

公諱奉宗字知禮其先臨川大姓危氏也皇考諱仔倡唐信州刺史避楊渥之亂東依錢氏時朝廷命討淮南未行而終因家於餘杭王考諱德照為吴越王相僅三十年賜姓元氏累贈太保考諱秀文典吴越書命累贈太僕少卿妣陳氏贈馮翊縣太君少卿子五人曰興宗

象宗宜宗道宗公即幼子也三人事忠懿王有儒術皆補為郎象宗忠懿之壻也從而還朝以文名試拜光祿寺丞公精於詞律景德中天子臨軒試天下士公中甲科初命歙州績溪縣事再命常州武進令皆以廉愛稱遷漳州從事故鎮牧錢公惟濟洎數朝賢交章保任除忠正軍掌書記俄改淮南幕本道按刑使采公理行以聞擢拜太子中允領淝川榷酤朝廷以西蜀天下之富昔者吏饞民膏怨所由生階之為亂宜清舉者往焉公

例改知蜀州晉原縣今上即位遷太常丞賜服五品還
知通州海門縣遷博士入拜尚書屯田外郎有監郡之
行公以思事松楸願得餘杭一閒局蒞之詔從其請再
朞求分務南都尋告老歸姑蘇郡朝廷恤之補一子官
又以籍田之慶進都官外郎景祐戊寅歲十月丙戌考
終于永定里第之寢享年七十有八始娶吳氏再娶李
氏封壽安縣君公三子昞曄暕皆舉進士昞從其補令
為歙縣簿曄暕並策名曄不赴調暕解官俱就養左右

及公之喪勺水不入口者三日公孝悌之性不避禍難初江浙始下闗譏甚嚴衣冠之族咸促赴闕下無敢私歸公聞太夫人之憂晝匿夜馳以及於葬凡道宗有才名不就世祿舉天府進士為搢紳先生所推諾公友事之如在膝下易衣并食不改其樂有兄子翼幼依于公愛之如傷教之若不及以至於成宗黨稱焉相國潁川公曩司漕公在武進諸郡有難獄多命公決之在海門日患斥鹵之澤民無甘飲及卜良地鑿大池廣方百

步積泉衰丈自是雖甚旱暵人常頼之又邑有大瀆亘數十里堙而不治公抗議籍力導至于海人咸利焉公退十餘年創竹亭花圃逍遥其間多素食清居非有道者不接晚年制斂服葬器而命諸子曰吾死之日必歸我於父兄之側魂如有知得事親于地下諸子如其敎以其年十二月甲申葬于錢塘履孝鄉峴隴嶺之先塋禮也某以公年德嘗修鄉丈之禮而敢銘焉

榮華之衢奔者無極公乎何心却焉而息孝友之風樹

者無幾公乎何心沒焉不已遷恵于民抱道于身于嗟
君子吾不知夫古人

贈兵部尚書田公墓誌銘

公諱錫字表聖世為京兆人唐德之衰徙家于蜀昔武
王封舜之後于陳春秋時公子完如齊子孫遂大食采
於田而命氏焉厥後將有穰苴相有千秋斯可謂之著
矣大王父易直王父成皆隱君子也文而不耀父懿因
公之貴累贈尚書左司郎中善教于家嘗命公曰汝讀

聖人之書而學其道愼無速為期二十年可以從政矣公服其訓拳拳然博通羣書東游長安昌黎韓丕復居驪山白鹿觀數年器志大成拔王府薦有聲於京師太宗皇帝親策天下進士擢公第二人時太平興國三年秋也釋褐除將作監丞通判宣城郡名還改著作佐郎俄拜右拾遺直史館賜五品服出為河北轉運使改知相州就除左補闕移桐廬郡遷起居舍人遷判登聞鼓院尋以本官知制誥進兵部員外郎充職以直言改戶

部郎中出守淮陽以留獄之謗左降海州團練副使起為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復戸部郎中真宗皇帝即位遷吏部郎中判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封駁司賜金紫求出典海陵郡還臺兼御史知雜拜右諫議大夫史館脩撰以咸平六年十二月十一日終于私第享年六十四公自白衣已有意於風化上書闕下請復鄉飲禮又請修籍田禮及在朝廷知無不言太宗初既取太原范陽未下帝怒不賞平晉之功中外嚚然而莫敢言者獨公

上書論諫理意深切帝感悟璽書褒荅賜內帑錢五十萬僚友謂公曰今日之事鮮矣宜少晦以遠譏忌公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一賞之奪耶在河朔暨相州累章論邊事至桐廬郡以吳越之邦歸朝廷未久人阻禮教邈如也公下車建孔子廟教之詩書天子賜九經以佑之自是睦人舉孝秀搢紳者比比焉在郡聞禁中火拜章極言上嘉之及還眷遇愈隆會乾明節館閣多進詩歌帝獨喜公之辭乃依韻和賜令宰

相宣付公又上封禪書謂五代之亂人如豺虎不圖復見太平宜崇檢玉之禮以荅天意公在西掖會京畿大旱禱祠無應遂抗言切於時政故有宛丘之行咸平初出使秦隴迴上三章言陜西數十州苦于靈夏之役朝廷為之感然出海陵之初以星文示變拜疏請降詔責躬上奉天誠真宗皇帝嘉其意屢名對便殿及行降中使撫安仍加寵賚爰有翰林學士承旨宋公白舉公賢良方正以副天下之望一日名對久之且曰陛下以皇

王之道為心臣請采經史中切於治體者上資聖覽帝深然之乃具草以進手詔荅曰卿能演皇王清淨之風述理亂興亡之本備觀鑒戒朕心渙然所撰三十篇皆隱其目公奉事兩朝由遺補歷御史至諫議大夫前後章疏凡五十有二嘗謂諸子曰吾每言國家事天子聽納則人臣之幸不然禍且至矣亦吾之分也及終有遺表陳邦國安不忘危之意其家弗預焉天子怛然命中使賻之有制痛悼贈工部侍郎二子改大理評事持喪

中並給月俸哀榮之禮可謂至矣後以二子登朝累贈兵部尚書寶元幾年某月某日與夫人合葬于泗州臨淮縣某鄉之某原禮也公娶楊氏再娶奚氏封江陵縣君能循法度以配君子二子長曰慶遠今為駕部員外郎次曰慶餘今為比部郎中並克奉堂構有能政于四方女三人長適王氏次適龐氏季適張氏皆以婦道稱公動必以禮言必有法賢不肖咸憚伏之出處二十年未嘗趨權貴之門在貶廢中樂得其正晏如也著文章

成五十卷目之曰咸平集行於世論者曰在大禹時臯陶矢厥謨在湯武時伊尹周公為之訓誥故教化紀綱莫盛於三代而子孫有天下皆數百年秦滅詩書其風不絽至西漢得賈誼董仲舒其言可以追先王之烈而弗克施使後世王者無復起三代之心由漢始也聖宋定天下太宗鋭意太平真宗之初復親擢俊乂如田公之徒並見獎用惜乎不終其才豈皇天之意特厚於古歟某幼聞高風未嘗游於其門今駕部書先君之履業

索文於江外某敢約而叙之又采舊老之言而作銘云嗚呼田公天下之正人也言甚危命甚竒盡心而弗疑終身而無違嗚呼賢哉吾不得而見之

兵部侍郎致仕胡公墓誌銘

寶元二年六月十八日尚書兵部侍郎致仕胡公薨于餘杭郡之私第明年二月十有一日葬于杭之錢塘縣南山履泰鄉龍井源以夫人潁川郡君陳氏祔焉禮也孤子楷泣血言于友人范某禮經謂稱揚先祖之美以

明著于後世此孝子孝孫之心也然而言之不文行而不遠處喪之言烏乎能文今得浙東僉書寺丞俞君狀先人之事而敢請誌焉某曰孔子見齊衰者必作重其孝於親也敢不唯命公諱則字子正婺之永康人也昔虞舜之後有胡公武王封於陳蓋族望之来遠矣皇考諱彭王考諱瀫皆隱于唐季其道不顯考諱承師在鄉閭以積善稱因公而貴官至尚書比部員外郎贈吏部郎中妣應氏封永樂縣太君贈晋寧郡太君公少而

倜儻負氣格錢氏為國百年士用補廕不設貢舉吴越
間儒風幾息公能購經史屬文辭及歸皇朝端拱二年
御前登進士第釋褐為許州許田尉以幹自聞補蘄州
廣濟宰又補憲州録曹以本道計使諫大夫索公湘之
舉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簽署貝州節度觀察判官公事
升本省丞知潯州拜太常博士提舉二浙榷茶事兼知
桐廬郡丁太夫人憂服除以本官知永嘉郡遷屯田員
外郎提舉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擢任江淮制置發運

使轉戶部員外郎入為三司度支副使賜金紫除禮部郎中京西轉運使又移廣南西路轉運使以戶部郎中充江淮制置發運使轉吏部郎中改太常少卿丁先君憂終制知王山郡移福唐郡拜右諫議大夫知杭州入判流内銓以舉官累責授少常知池州未行復諫議大夫知永興軍領河北都轉運使給事中入權三司使拜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知陳州進刑部再牧餘杭郡踐更中外凡四十七年得請加兵部侍郎致仕朝廷命長

子通判錢塘以就養又六年而終享齡七十有七天子
聞而悼之進一子官初至道中公在憲州時西寇梗邊
朝廷命師五路入討詔具三十日糧以從之索公方引
公督隨軍糧草事公曰為百日計猶或不支奈何索公
乃遣公入奏名對逾刻公陳邊事如指之掌上顧左右
曰州縣中有如此人遂可其奏具示甄拔之意後大帥
李繼隆果與寇遇十旬不解索公曰微子幾敗吾事一
日其帥移文曰兵將深入糧可繼乎公曰師老矣矯問

我糧為歸師之名耳請以有備報之索從其議彼即自還無以咎我其先見如此及索公主河北計又奏辟之遂以貝州之行朝廷遣使省天下冗役就命公行河北道凡去籍者僅十萬數民用休息在潯州人有虎患公齋戒禱城隍神翌朝得死虎于廟中其誠之効歟按池州永豐監得匿銅數萬斤吏懼當死公思之曰昔馬伏波哀重囚而縱之前史義焉今銅尚在吾忍重其貸而輕數人之生耶咸以羨餘籍之不復為坐在江淮制置

日會眞宗皇帝奉祀景亳公實主其供億千乘萬騎至於禮成無一毫之闕帝深愛其才靣加奬勞遂進秩登于計相之貳在廣南西路有大舶困風于遠海食匱資竭力不能進夸人告窮于公公命瓊州出公帑錢三百萬以貸之吏曰夸本無信又海舶乘風無所不之公曰遠人之来不恤其窮豈國家之意耶後夸人卒至輸上之貸十倍其貸朝廷省奏而嘉焉又宜州繫重辟十九人時有大水公不慮患而特往辨之活者九人焉在福

唐有官田數百頃民輸租食利舊矣至是計臣上言請就鬻之責其估二十萬貫民不勝獘公奏之未報章三上且曰百姓疾苦刺史當言之而弗從刺史可廢矣乃有俞詔減其直之半而民始安公領三司使寬於財利不以刻下為功時上方以兩京陝西官鹽歲久民鮮得食而日以犯法命通商有司重其改作公首請奉詔其事遂行公性至孝自曲臺丁太夫人憂廬于墓側以終喪紀有草木之祥本郡表之及西京之行以家君朱紱

為請上曰胡其為孝雖非其例與以明勸也搢紳先生
榮之又天禧中尚居郎署朝廷擬公諫議大夫知廣州
公以家君八十歲懇辭於政府乃復有制置之行尋以
艮去職得盡心於喪葬公富宇量篤風義往往臨事得
文法外意人或譏之公亦無悔焉其輕財尚施不為私
積士大夫又稱之福唐前郡將被訟去官嘗延蜀儒龍
昌期與郡人講易率錢十萬遺之以歸事在訟中及公
下車昌期自益部械至公曰斯何罪耶遽命釋之見以

賔禮法當償其所遺公代以俸金仍厚遣而還又濟陽丁公為舉子時與孫漢公客許田公待之甚厚及其執政而雅故之情不絕若休慼士人而未嘗預暨丁有朱崖之行昔之賔客無敢顧其家公實被議出玉山郡尚屢遣介夫不遠萬里而往遺焉此又人之難矣及退居西湖乘畫船擊清波深樽雅絃左子右孫與交親笑歌於時歲之間浩如也人不謂之賢乎夫人頴川郡君有慈和之德先以壽終令子四人長曰楷都官員外郎前

知睦州祥符七年秋登服勤詞學科所至政能有先君風度次曰湘好學有志識朋友多之次曰桂俊異居喪而亡次曰淮孝謹有成人風二女長適泉州德化縣尉蘇璠次適御史臺主簿華彜而亡其閨門之範見其潁川之誌𦵏非特為重齊衰之情嘗倅宛丘郡曾公為二千石以國士見遇且與都官布素之游誠可代孝子而言焉銘曰

進以功退以壽義可書石不朽百年之為兮千載後

胡公夫人陳氏墓誌銘

詩稱釆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之職莫先乎舅姑甘旨以事居蘋蘩以事往故可以配君子正家道也夫人姓陳氏金華郡之令族曾祖諱晦祖諱資父諱文諭皆樂善于家不從仕宦夫人幼賢父母篤愛擇公而妻之及公中科第累調遠方二親樂閭里與姻族游夫人願侍左右不從公行凡二十年縫衣爨飱必躬親之至舅姑之終與公執喪三年然後就公官所此夫人大節無愧

天下之為人婦者有聲詩之義焉又性好禮自少至老對公如賔客加以純儉而仁笄服之餘皆均于親之貧者夫人自公登朝封上黨縣君公為諫議大夫進封本郡君寶元元年秋九月寢疾乃齋沐易衣怡怡而終享年七十有九以三年二月十一日與公合葬于履泰鄉龍井源禮也子四人長曰楷都官員外郎次曰湘曰桂曰淮並太常寺太祝二女習夫人之教柔淑有禮宗黨稱焉長適蘇氏次適華氏銘曰

惟孝惟禮作配君子伊夫人兮至矣

寧海軍節度掌書記沈君墓誌銘

吴興郡太守滕侯下車求故同年沈兄之家得諸孤問其墳墓曰貧未之葬滕侯傷之乃謀于僚屬卜善地揀良日其禮悉備以寶元三年二月某日葬于德清縣之永和鄉大壯嶺君諱嚴字叔寛世為本郡人其先食邑于炌後子孫失國而為沈氏漢晉而下代有其人曽祖諱規祖諱廷誨父諱延岫皆隱而不仕叔寛幼負器識

服親之教宗經屬文有聲于江表大中祥符七年秋郡國敦遣首送于禮部明年春禮部較天下之才奏叔寛第四人天子命試于庭中甲科除南康軍判官三載有善績改宣城節度掌書記國家興山澤之利主計等薦君洪州武寧之茗局外臺上請兼領本邑事朝廷從之既而吏畏其廉民愛其慈君子謂之善政餘杭郡榷酤歳金二十萬貫為諸郡之劇主計又奏君尸之三年而還會故叅政蔡公居守南都以同年之游惜其沈俊辟

為留守推官其年秋七月以疾終于官所享年五十叔寛孝悌于家事其親未嘗違顔色視兄之孤必先於已子與人交篤於信義善人君子無不樂見之及聞其亡皆相弔云天與其才也又賦其行也而不及其顯以壽也悲夫三子曰祁曰邵曰郁並從儒學必有立者二女長適前進士陳經次女未笄長女之嫁蔡公不遠千里命齎金以送之及君之葬又滕倰極意以營之有以見叔寛感人之深也如此某同年之列最相知心故書之

銘曰

叔寛叔寛生兮可愛歿兮可傷友朋之望兮子孫其昌

戸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蔡公墓誌銘

寳元二年歲次己卯四月前叅知政事戸部侍郎蔡公薨天子悼之卿大夫憂之國人傷之上命三公舉行典禮贈兵部尚書謚曰文忠以康定二年歲次辛巳十一月某日葬于許州陽翟之某山公諱齊字子思其先周之子孫累封于蔡因以著姓秦漢以降代生偉人曾祖

縉贈太保洛陽人也嘗宰萊之膠水居官九年民愛以深遂家焉祖諱鄰贈太傅隱居丘園以墳素為樂考諱夢臣累贈中書令博通經史善時筆與宗族居鄉黨稱其孝友娶楚國太夫人張氏而生公教之親仁賓來如歸公幼而神秀眉目廣聳見者異之嘗依外舅劉氏學于彭城令相國隴西公廸時為監郡得公詩語歎曰渠有大志宜善視之大中祥符八年春真宗皇帝臨軒以文考天下之士公中第一及引對文陛堂堂英偉進退

有法上大悅顧謂寇萊公曰得人矣遂下詔俾金吾給七人清道自公始也釋褐除將作監丞通守兗海郡移北海郡名還以大著直集賢院主判三司開拆司賜服五品今上即位拜右司諫同修起居注改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賜金紫歷戶部度支二副使遷起居舍人知制誥同知審官院既而名入翰林為學士兼侍讀學士轉禮部郎中龍圖閣學士守西京以便親求為高密郡徙南京入除左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尋改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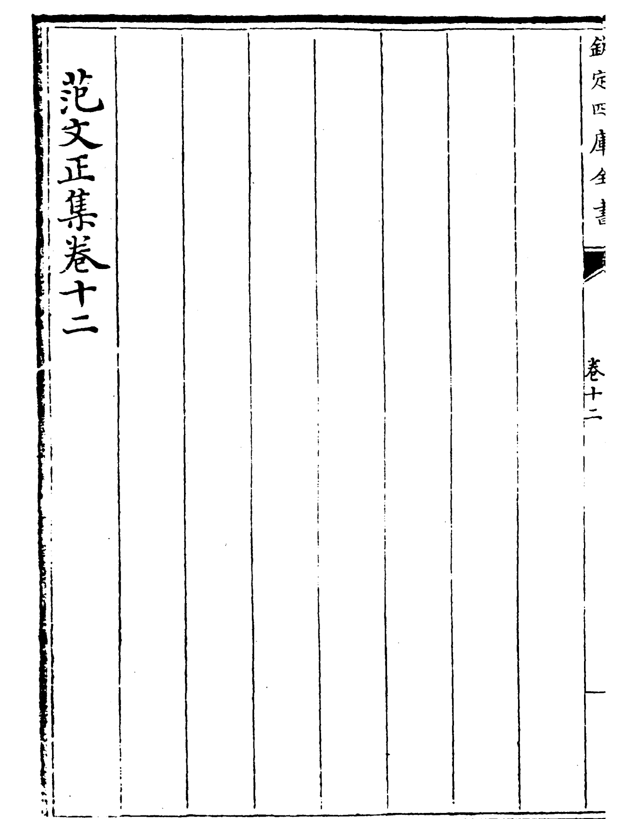
事中復充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拜樞密副使進禮部侍郎參知政事以戶部侍郎罷終于汝陰郡享年若干楚國在堂君子哀之公之弟秘書丞稟甥著作佐郎寇平幹公襄事中山郡夫人劉氏哭泣三年至于疾廢二子尚幼曰延慶太常寺太祝曰延嗣秘書省正字長女適試將作監主簿劉庠次女在室而某自布素從公之遊見公出處語默無一不善門中奉親日視其親色諸公昆弟愛之如傷先朝采拔以輔相器之當遺弓之初

公懷哀慕不能食者數日家人視其衾衣涕泗霑濕公病汝陰聞拓拔僭稱嘻吁感慨教弟稟言西事甚詳蓋忠孝之性發之天也公於親舊間雖生死不易彼有孤遺則必為之僃嫁娶又好學無倦未嘗不以名教為急孔子之後世襲文宣公嘗宰曲阜乾興中四十九代孫承祐卒遂廢十餘年公聞承祐有母弟在抗章請復其嗣有詔從之其立朝也能清其心高其行未嘗取于人明肅太后時用事中貴人董修景德寺時公在翰林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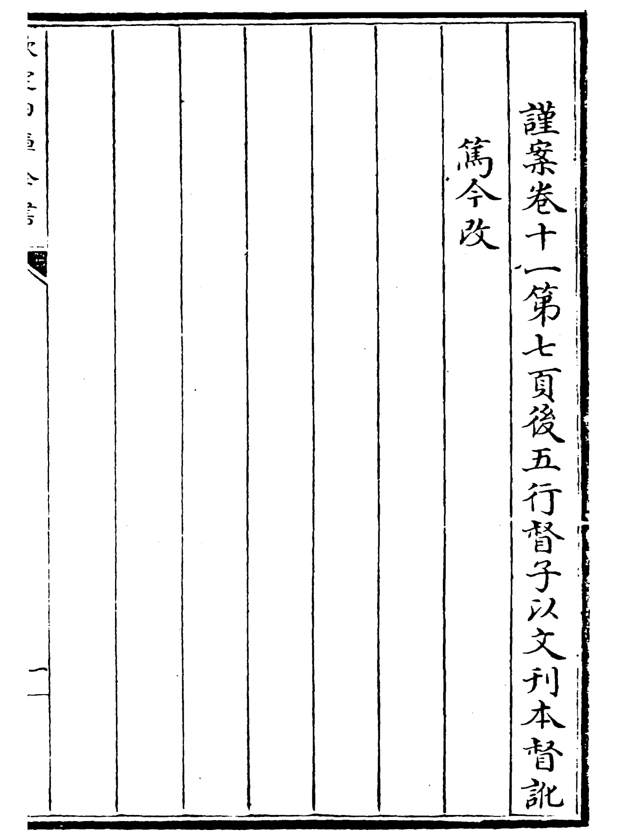
爲之記中人求公善辭許以不次公遅之不進故被誣而出至高密會歲饑公請蠲諸州稅又力請放海利以救東人于今賴之公兩居憲臺方嚴不動百辟畏其風權戚有過則彈劾不隱未嘗求其下也明肅之終莊惠復立閤門促百僚賀公毅然正色目臺吏不得追班前白執政遂罷自是莊惠損抑禮數有力焉在樞密院海南奏交趾八百餘人避本國之虐以歸我議者謂不如還之恐生邊患公曰當内之荆湖間活以閒田奈何求

生而来委之兕虎蠻亦人也義必不還苟散為民盜從而戮之酷又甚焉爭之不能得後果為亂捕之歲餘宜桂以西皆警朝廷患之公猶有愧色在政府浩然亦至公於中外以進賢為樂以天下為憂見佞色則嫉聞善言必謝孜孜論道以致君堯舜為心與大臣居和而不倚正而不訐無親疎之間有方大之量朝廷為之重刑賞為之平及其出也未踰歲時而天子思之公遽不起嗚呼公之生也天有意也公之亡也天無意乎使在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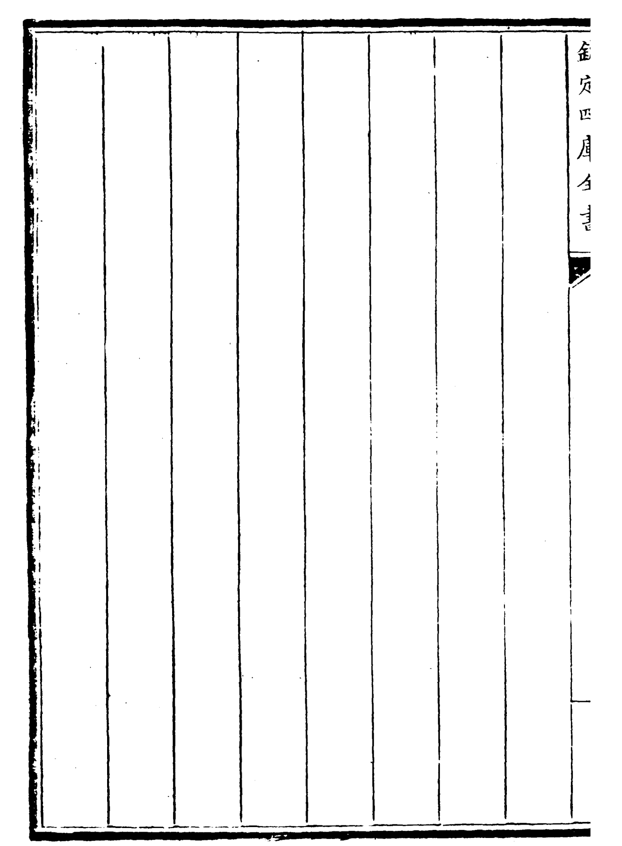
而壽則道德功名非竹帛之可勝矣銘曰
泰山之東齊魯同風厥生我公我公堂堂觀國之光亨
于真皇真皇上僊隕血漣漣欲報昊天今上聖神迺眷
正人忝于國鈞純德坦坦平心浩浩進退惟道恕以待
物誠以報國仁人之德天乎天乎豈不有心奪此令人
我懷憂深箕山峩峩潁川悠悠山為陂兮川為丘公之
名兮與日月留



范文正集卷十二



謹案卷十一第七頁後五行督子以文刊本督訛篤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盧應

謄録監生臣趙立福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范文正集卷十三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范文正集卷十三

宋 范仲淹 撰

墓誌銘

尚書度支郎中充天章閣待制知陜州軍府事王公墓誌銘

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噫先聖謂善人之難得也如此世有德之清行之方政之平斯不謂之善人乎

余見之於子野王公矣公諱質字子野其先太原人曾高占籍大名皇考諱徹以文行顯至左拾遺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魯國公王考諱祜雄文直道名重海內掌太祖誥命至兵部侍郎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晉國公考諱旭以公正果敢屢當藩寄為時之良二千石累贈兵部尚書妣虞氏贈某郡君公稟嚴君之教幼而有文伯父文正公為真宗朝賢相重德大器人莫可動一日覽公之業喜甚作詩以奬之謂吾門未衰矣

用文正廕補太常寺奉禮郎三遷至大理丞文正既薨公年尚未冠進所著文真宗嘉之召試學士院辭入優等賜進士及第名動京師嘗師事楊文公文公器之每謂朝中名公曰是子英妙加於人遠矣時翰林劉公筠風岸髙峻搢紳仰望不得其門而進乃與禁中諸公共薦公之才敏天子命公校文于館中歴殿中省丞為博士於太常加集賢校理拜祠部外郎丁兵部憂服除以前官充職同判姑蘇郡以公心公言正二千石之政二千

石初不平之終服其義而加禮焉還朝賜五品服章改度支外郎同判尚書刑部又判吏部南曹進司封外郎出領淮西郡部中十邑素多盜與訟號為難治公至斷獄必以情按吏必有禮横者繩之弱者持之州人大服謂往之吏君莫公若也蔡俗舊祠吳元濟公曰豈有逆醜而當廟食耶吾為州長不能正民之視聽俾民何從哉狄梁公李太尉皆唐之忠烈又德加蔡人胡為不祠命工徹元濟廟建二公之祠率吏民拜祭蔡人從之于

今號為雙廟秩滿拜祠部郎中朝廷除公開封府推官
除兄雍三司判官公曰皆是要職吾兄弟同日除拜朝
廷豈之人哉乃堅請外補願留兄京師以奉家廟士大
夫聞而賢之往守壽春郡朞月改合肥郡盜有殺其徒
以并其財者吏擒之公令處死法寺議當貸死遂劾之
公上疏曰盜以彊力而又殺人吏追而擒之非自露而
悛者胡為而貸焉如法寺所論能害其類者皆無罪名
民將競為盜盜已而殺一夫其黨咸赦之盜可止乎疏

上不報凡斷獄出入以下吏為首長官為從公曰吾不勝法吏矣上言請為之首朝廷從之左降監舒州靈仙觀後一年令資政殿學士昌黎韓公琦知審刑院議盜殺其徒非自首而悛惡者宜勿原之朝廷始頒示天下且知公前所斷獄不為失矣又令資政殿學士鄭公戩翰林學士葉公清臣皆論公竒才未大用而非辜坐黜豈朝廷之意耶詔起公知海陵郡代還除度支郎中荆湖北路轉運使時西陲宿兵財用為重諸道轉運使競

進羨餘幾千萬蘄助軍之獎實瘡痍細民以為已績公
至而歎曰西兵天子不得已而用之然須于財賦豈如
是而迫耶吾不當為由是荆湖之民頼公少休馬會資
政殿學士富公弼拜職尚帶史館脩撰與公未嘗識面
聞其風義舉公以代脩撰朝廷從而除之兼掌選事及
韓富二公在樞府又交薦公清方為搢紳之冠天子俞
其奏擢以本官充天章閣待制依前掌選事公再讓不
允既而客有扣公曰銓衡至重利病多矣公無建明者

何公曰綱紀盡在如權衡然但持者輒高下其手爾何必易其器耶公居之歳時選士賴其平其間人物清濁公必辯之上前量有進抑振天官久墜之職也天子以西北數藩鎮皆須巨人乃擇近列而褒遣之公得領陜州州當四達之會又用兵而來吏民疲苦公至則緩征賦薄迎勞屛宄寇拯孤弱人迺息肩幾一載而感疾以慶歷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終于黃堂享年四十五靈柩歸東都州人哭送于道朝廷加賻公生相門而弗驕弗

華以貧為寳文正作舍人時家甚虛甞貸人金以贍昆弟過期不入輟所乘馬以償之公因閱家藏書而得其券召家人示之曰此前人清風吾輩當奉而不墜宜秘藏之又得顔魯公為尚書時乞米于李大夫墨帖刻石以模之遍遺親友間其雅尚如此故終身不貪所至有冰蘗聲此公之秉德不亦清乎公充職館殿二十餘年同舍皆顯官公介然不動惟求外補當國者非戚必舊公未甞折顔色屈語論以合其意常有交游以言事被

謫朝之貴人皆切齒公特率昆弟祖宴都門謫者拒之曰無爲子之累乎公曰吾願爲黨人從而貶之光矣此公之執行不亦方乎公爲數郡皆清心以思治行已以率下必首崇學校而風化之人有犯法非害于物者必緩其獄未始深文焉求民之疾雖處幽不遺去民之梗雖負勢不避此仁人之政不亦平乎故每去一州則百姓號慟如赤子之慕慈母也公性純孝與家人道先君事必感激泣下故厚於宗族每孳孳焉憂樂同之弟素

文正之子也自淮南外計改涇原經畧使公食不甘寢不安曰弟有母老且疾吾無親憂因入對請代行既而弗許命其愛子規曰彼窮塞也得無危事汝可侍行而左右之以均吾憂又少弟端嘗不利于春官處徒勞者久之公為郎以歲課當遷願移厥恩台端一試朝廷許之賜端進士出身其友愛之心有如此者公不治生業惟畜書僅萬卷遠近從之兼通佛老徽旨撰寶元總録一百卷皆聖賢窮理盡性之説公樂稱人之善必曰吾

不及矣在士大夫非風義高遠弗與之游及其逝矣四方交友書問相弔云前年吳安道死今年王子野卒賢大夫之清者何其衰歟公娶周氏故禮部侍郎起之女封襃信縣君生子男三人曰悲將作監主簿曰規前明州奉化縣主簿曰復太廟室長女二人長適太常寺太祝范純仁次女尚幼余走塵土時公一接如舊以道義淡交者有年矣結二姓之好以親仁人余常期公以青雲之器大有立於國朝今不幸乃為公之墓銘銘曰

嗚呼人之清者曰賢國得而治焉性之仁者曰壽民得以庇焉何子野之善人兮逝矣如川惟清方而平正兮居人之先在聲詩之有言兮胡不萬年忍送之于野兮葬之于泉徒切切於辭兮勒石之堅期子野之令名兮與白日而長然

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軍州事賈公墓誌銘

公諱昌齡字延年其先鎮陽人以仕宦遷徙令為開封

人也曾祖諱某唐末起家備嘗險阻屬文之外長於撰
述以唐武宗而下至僖昭皆無實録乃以傳聞并諸家
之說著唐年補録六十五卷識者稱之居石晉朝知制
誥至周為給事中史有本傳祖諱琰有才識宇量太宗
在藩邸相得有素領開封尹辟為推官及即位擢拜正
諫大夫樞密直學士期以輔相將討河東與大臣議將
帥上曰非琰不可會寢疾不起上軫悼之憂形于色贈
尚書左丞國史有傳父諱汾以氣義稱位不充量終于

殿中丞公少孤太夫人愛之以待其成公天然好學甘於清苦時翰林李公宗諤有望於朝名實之士多出其門公依之有年以文行自立門下士咸推重之一上登進士第釋褐為饒州浮梁尉彼俗陰狡與人有怨往往食毒草而後鬬即時斃仆以誣其怨者公至必反覆省視自此被誣之人多昭雪焉秩滿除開封府功曹參軍在職脩舉府中常推委之會太夫人寢疾公執藥餌不斯須去左右者數月以憂解官哀毀之過宗黨稱嗟服

除為許州郾城主簿本郡牧與外計使皆以文學政事交薦于朝廷改大理丞宰蜀之江源縣人衆地狹積多田訟公曰聽訟之明曷若使無訟乎及正其疆條其弊以示於民自茲無爭焉時天下學校未興公脩本邑孔子廟起學舍俾邑之秀民羣居焉公旦暮往勸導之自此江源始有舉進士者邑人于今稱之皇上即位升殿中丞知宣州宣城縣未至有江淮制置使舉公監海州榷貨務疏達利路商賈便之朝廷獎其勞改太常博士

又遷屯田員外郎既而三司使以公可通天下之利薦之領京師榷貨務三年稱職特除都官員外郎賜五品服往倅泉州遠人賴之遷職方員外郎俄拜屯田郎中知衛州會州長不利繼亡者數人人無敢往士大夫惜公之行或教以易其府署公曰吉凶人乎死生天乎於是弗辭厥命弗易厥居而終亦無咎郡之共城有稻田以供尚食水利有餘而民不與焉公使歲溉之外與百姓共之天子以欽恤之懷憂及萬邦復先朝提點刑獄使兩

省近臣交上封奏舉公充職朝廷從之命提點京西路刑獄事公性仁恕小大之獄必盡心以聽郡邑之幽遠使車所不至者躬親焉不事風威州縣九品必延見與語得其善則畫一以聞見其過則教之使悛雖職居按察而不忍摘人之惡搢紳稱其長者改度支郎中荆湖北路轉運使下車訪能吏㣲冗官部中諸郡例以公用餽遺者一切不受西南夸人下溪州刺史彭仕羲隷于辰州而驕蹇狙詐嘗因入貢訴州官于登聞辭皆不實

朝廷弗欲較之責吏而已仕義益横求割近邊土民公遣吏直告之曰天子恩信及爾爾狡而無厭我當擇於衆族求其可代汝者請之于朝汝其圖之仕義始知懼盟不復敢訟改知潭州潭荆湖之劇府人物繁會素為難治以公神明之照雖千百其訟無毫髮之隱吏服民愛歌于道路朝廷知公之重拜太常少卿直昭文館就鎮南海始登舟感疾名諸子授以治命神思不亂以康定元年八月二十三日不起公長厚之性資以明達顛

沛造次弗離中道寛而不懈直而不訐與人交久而能恭當官而行未嘗違其正士大夫無不愛其風度居家有節與親族同其有無常謂諸子曰吾家清白可傳何生業之為啟手足之日門中索然君子謂公之踐言矣娶三夫人高陽許氏中山劉氏封長安縣君廣平宋氏封其縣君生八男長曰寅有文學履業登進士第為絳州防禦推官與次子廉俱不幸早世次曰蕃開封府封丘縣主簿次曰常將作監主簿次曰當堂京罔並幼女

五人長適大理寺丞李兢次適廬州舒城縣主簿王宗懿次適河中府萬泉縣令高良佐次適孟州河陰縣主簿州學教授蓋沂一女尚幼以某年月日葬于鄭州新鄭縣抱章山之東南三夫人祔焉某既交而親從其孝子之請而作銘云

邦之令人道醇德懿芝蘭之室瑚璉之器禀孝含忠播仁殖義位于一方未博其施弗遐厥壽蒼蒼曷意君子惜賢小人奪惠葬于鄭國卜云善地子產在焉䰟兮相

慰

太子右衛率府率田公墓誌銘

古稱陰有德於人者必享厥祥大厥後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所謂不在其身在其子孫者信矣公諱紹方其先雁門人曾高家于冀自耶律氏熾得石晉山後八郡又歲侵兩河間王考諱某被遷于盧龍署之以官復治產雲中而貨殖馬考諱其能幹父之蠱其家益顯娶王氏而生公公少稱才武抱氣重諾有燕趙之風

義事耶律得親信左右常從而南牧帳下多掠獲漢家士民俾公尸之公黙計之曰漢人吾曹也驅之如犬羊非有罪辜將孥戮於異域乃縱之夜亡者千計此德於人多矣公亦自負謂大丈夫胡能老于異域哉考妣既葬吾其歸歟乃匿身草莽會夜則負斗而奔既達朝廷真宗憫然嘉之補職于三班以其勇果屢委軍甲捕外方寇所謂巡檢者至則盜息民得按堵公祥符中主郘之峽口寨時龍水郡蠻寇大擾戍兵屢屨峽口溪洞亦

乗聲嘯聚一日迫寨圍而噪之公戒軍士曰我露其勇彼將整而難破不如示之怯士敢先動者吾以軍法從事衆皆肅然聽命旣夜公自率驍果突而擊之斬十餘級蠻雖衆曽不能措手足大駭而奔自是終公之任不敢内寇州將害其功不以上聞公曰我自度還漢獲從王事足矣烏敢為功哉又嘗誨督諸子曰吾以漢有聖人之風故脫身以歸令教汝詩書趨聖人之道使汝輩有立吾將鼓歌以終天年豈病其不達耶子況舉進士

高第又舉賢良方正天子親問當世治亂祥咎以對第一乃速進用四五年間掌西掖書命爲陜西道宣撫副使還朝敷奏稱旨乃詔寵公以太子右衛率府率監瓊林苑金明池以便子養士大夫榮之天子以尚憂西陲命況龍圖閣直學士出領秦鳳路經畧使公在疚經畧屢求省侍有詔敦勉遣中人尚醫軫視公以慶厯五年乙酉孟秋月壬子不起享年七十有四上嗟惻之加賵賻焉經畧累章哀訴得告奉公之喪以某年月日葬于

許州陽翟縣其原禮也公性剛直未嘗曲於人然明恕
少怒嘗官于閩中有愛馬使一卒乘習遇危橋不下馬
折足而斃公曰卒豈欲是耶不復以一言詰之人皆服
其度公娶李氏贈福昌郡君前十五年而亡生八男經
畧即長子也次曰淵有詞業舉進士以兄廕補試祕書
省校書郎許州郾城主簿次曰沃䕶幼亡次曰洵潁上
主簿次曰浹登進士第唐州團練推官次曰洸太廟齋
郎次曰泳皆業進士次小字寶哥尚幼三女長適海州

東海令張震次適辰州理掾高壽次適鄂州咸寧令張

于方皆以婦道稱于宗族其嘗與公會于丹陽見公氣

貌話言剛而質毅而恭使人信而愛之又與經畧之游

舊矣俾序而銘云

公復其家去而歸華公教其嗣挺國之器厥後既隆又

壽而終天子賵焉大夫弔焉非積德而胡然

資政殿大學士禮部尚書贈太子太師謚忠獻

范公墓誌銘

慶歷紀號之六載春正月丁亥資政殿大學士禮部尚書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范公以疾薨聞上悼之為不視朝制贈太子太師賵賻加等子孫遷官者五人有司議行謚曰忠獻以某年某月日葬于洛陽之某原某里附先塋也公諱雍字伯純其先太原人皇考諱某後唐初為校書郎并帥孟公器之嘗辟居幕中後又從孟公入蜀霸業既成遂為國相久之一日告老蜀主寵以太子太保就第以疾終及公之貴累贈太保王考諱某

在蜀為刑部侍郎後歸朝終于左屯衛將軍累贈太傅考諱其以太傅廕為供奉官終于合肥郡之監軍累贈太師尚書令妣韓氏封安康郡太夫人追進京兆郡實生三子公處其季十歲而孤家甚貧太夫人遣公就學常貿衣以為資公警悟過人挺然國器舉進士咸平三年春御前釋褐補洛陽主簿再調錢塘尉知巳薦公廉敏改筠州從事秩滿以績用除大理丞宰建之崇安縣遷殿中丞知端州還朝獻所著文二十卷進太常博士

初公為洛陽主簿實典廩納而邑多權要公必先細民而後形勢時尚書張公詠道過洛陽聞其事乃紀公姓名署之于屏常指以示人曰識斯人否至是張公鎮淮陽致書于寇萊公道公之才復奏公為淮陽倅成命未行會萊公出守西洛辟公貳留守司朝廷俞之張公曰奪我賢倅耶公自兹名重朝廷改田曹外郎主判三司開拆賜五品服天禧中河決滑臺齊魯承其弊朝廷遣兵數萬人塞其横流千里之民皆奔走負薪芻邑官荷

校以督其事民不堪命天子患之命丞相暨主計擇人以往僉以公為允除京東轉運副使至則度河之勢量工集材邑官皆釋之與民緩期不煩而濟河防既就進度支外郎河北轉運使列塞積兵計糧為大民租不能給須重其穀價募商以内之縣官苦其費公視德博間地惟沃饒菽粟易斂又河渠通于塞下大可致之乃肇諸州緡錢就以平糴方舟順流集于邊廩自是河朔財用周于供億朝廷患陝西兵食不足困于轉饋命公充

本路轉運使賜三品服公至則先寬其民不使遠輸募人入粟塞下給以池鹽商嗜其息而農得以休上即位就遷兵部外郎召拜户部副使尋改度支副使未幾拜工部郎中龍圖閣待制充陜西轉運使踰年召還提舉京西司會環原州屬羌叛起大為邊患遣公安撫乃見其酋長諭以恩威即時讋順還朝拜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旋奉使契丹國以專對有體加龍圖閣直學士主計如故公好訪問善開納天下金穀之利病灼然居目

中上知其才拜樞密副使歲餘丁太夫人憂制以給事
中起復視事籍田禮畢遷禮部侍郎時玉清昭應宫災
兩府簾對章獻太后泣曰先帝崇奉此宫一旦至此頼
東北隅猶存一二小殿公揣知有復興之意因抗言曰
先朝極土木而成此宫一夕為燼豈天意耶如因其所
存復欲興之民将弗堪不如𦤎之之盡也諸公協其對
章獻意解曰不復勞人矣上説翌日下詔以諭中外焉又
嘗繪尚書四代圖進之以備中覽居密府六載叅掌

機務知無不為明道二年以户部侍郎知陜州踰月移
京兆府其年諸道旱蝗人復疾疫於關中為甚百姓轉
于溝壑公先減稟祿復損民有餘以振之活數萬人每
人躬自撫視至涂癘氣卧疾者久徙鎮河陽暇日念國
家禦戎之備率多弛廢西羌狡狠必有窺邊之心恩不
克威豈久安之勢乃感激上言而得入覲陳安邊六策
上深加采納進吏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出守西京既而
西戎果叛上咨歎之授公振武軍節度使鎮延安時守

備未完屯戍尚寡公累章乞師朝議小其寇不甚為意一日元昊驅衆十餘萬圍延安城會大將石元孫領兵出境上城中守卒纔數百人公身被甲冑復呼民登陴日夜嚴守遣使召統帥劉平于慶州平領軍來援合元孫兵與敵夜戰王師不利二帥陷歿城中大恐無可守之勢公曰延安西夏之咽喉也如將不守則關輔皆危令人力窮矣奈何郡南有嘉嶺山其神素靈乃望而禱之曰吾死王事足矣生靈何辜為敵魚肉神享廟食于

茲土其無意乎厥暮陰晦雨雪大下寇兵暴露不知所為乃晝夜引去延安遂完朝廷聞之封其神曰威顯公斯又至誠之感為不誣矣然二帥既歿累公左遷户部侍郎知安州延安吏民百數詣闕號訴謂城當陷而存民將殞而生皆公之力也天子惻然故一歲間起公吏部侍郎知河中府未行改京兆府且許朝覲上優遇之加資政殿學士赴鎮歲餘以撫安關輔之勞改尚書左丞進大學士俄而復守西京有羣盜集于襄鄧浸淫汝

洛閒朝廷委公營之公夙夜乃事遣兵驅遏兼示恩貸故其寇歸者半戮者半民用樂業歳乃大登朝廷有詔褒之又言事者以西事而來收兵太冗宜遣使揀去以寛其費朝廷從之軍中往往偶語公密疏謂急而用之緩而棄之不可上乃止公保釐三歳拜禮部尚書時已抱疾至終之日洛人悲焉公常志在補益奏藁累篋及其沈痾閒朝廷有事於田狩猶拜疏忠切以盡其心公性恭和有風鑑門下所舉多至貴顯為時名卿藏書僅

萬卷惟小書五經則常提擕左右不可一日無此與岷山處士龍昌期論易深達微奥以昌期所著書奏御遂行於時公著明道集三十卷後集十卷彌綸集十卷雖高年貴位而造次不忘于學初娶魏氏追封鉅鹿郡夫人再娶臧氏始封遂寧郡夫人改仁壽郡男六人長曰宗傑兵部員外郎直史館陜西轉運使三路制置解鹽使先公一年而亡次宗良宗衍並守將作監主簿次宗古皆早亡宗師宗賢今並太常寺太祝女十人一適眉

州防禦使高繼宣三人在室六人早亡孫男六人子開

子明並大理評事子儀太常寺奉禮郎子諒子奇子淵

將作監主簿孫女七人曾孫女二人公約于身勞于國

周旋四方始終一節又政惟慈恕不任威罰令二子六

孫秀異薦紳豈陰德之在歟某素為公之所知又諸孤

以公善狀求為之銘銘曰

邦之偉人念德不怠勤勞王家四十七載入輔樞軸作

為股肱皇猷克賛天眷是膺出臨藩宣允專節制蹈乎

憂患濟以忠義政本乎仁行執予恭夙興夜寐則善之從歲月靡靡終于壽紀典禮具舉神靈以喜塟于先塋舊柏青青子孫尚蕃承祭祀兮惟寧

東染院使种君墓誌銘

君諱世衡字仲平國之勞臣也不幸云亡其子泣血請銘於予予嘗經畧陜西知君最為詳懼遺其善不可不從而書之初康定元年春夏戎犯延安我師不利朝廷以堡障衆多有分兵之患其間遠不足守者即命罷之

寇驕而貪益侵吾疆百姓被其毒君時為大理丞任鄜州從事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寛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固延安之勢北可圖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以君董役事君膽勇過人雖俯逼戎落曾不畏憚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有五十尺始至于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君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攻其石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金工復致其力

過石數重泉果沛發飲甘而不耗萬人歡呼曰神乎雖戎兵重圍吾無困渴之患矣用是復作數井兵民馬牛皆大足自茲西陲堡障患無泉者悉倣此大蒙利焉既而朝廷署故寛州為青澗城授君内殿承制知城事復就遷供備庫副使旌其勞也塞下多屬羌向時漢官不能恩信羌皆持兩端君乃親入部落中勞問如家人意多所周給常自解佩帶與其酋豪可語者有得戎中事來告於我君方與客飲即取坐中金器以獎之屬羌愛

服皆願効死青澗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河之北有戎寨戎常濟河為患君屢使屬羌𨀁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而費寡建營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貸之本速其流轉歲時間其息十倍乃建白凡城中芻糧錢幣暨軍須城守之具不煩外計一請自給使一子專視士卒之疾調其湯餌常戒以笞責期于必瘳士卒無不感泣今翰林承旨王公堯臣安撫陝西言君治狀上悅

降詔褒之曰邊臣若此朕復何憂二年就兼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監制置本路糧草遷洛苑副使慶歷二年春予按巡環州患屬羌之多而素不為用與夏戎潛連助為邊患乃名蕃官慕恩與諸族酋長僅八百人犒于麾下與之衣物繒綵以悅其意又采忠順者增銀帶馬紱以旌之然後諭以好惡立約束四俾之遵向然悍猾之性久失其馭非智者處之慮復為變時青澗既完人可循守乃請于朝願易君理環朝廷方以青澗倚君又延

帥上言人重其去命子更擇之予謂夏戎日夜誘吾屬羌羌愛其類益以外向非斯人親之不能革其心朝廷始如其請君既至環安邊之利害大要在屬羌難制懼合夏戎為暴發之患又地瘠穀貴屯師為難聚糧則力屈損兵則勢危斯急病也君乃周行境内入屬羌聚落撫以恩意如青澗焉有牛家族首諾爾阿者倔彊自處未嘗出見官長聞君之聲始來郊迎君戒曰吾詰朝行勞爾族諾爾阿曰諾是夕大雪三尺左右曰此羌兇詐嘗與

高使君繼嵩高挑戰又所處險惡冰雪非可前君曰吾方與諸羌樹信其可失諸遂與士衆緣險而進諾爾阿初不之信復會大雪謂君必不來方坦卧帳中君已至蹙而起之諾爾阿大驚曰我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疑我耶乃與族衆拜伏諠呼曰今而後惟父所使自是屬羌咸信於君有烏勒族受夏戎偽署君遣人招之不聽即使慕恩出兵誅之死者半歸者半盡以其地暨牛羊賞諸有功其僭受偽署如烏勒族者百餘帳咸股栗

請命納其所得文券袍帶由是羗屬無復敢貳君戒諸族各置烽火夏戎時來抄掠則舉烽相告衆必介馬而待之破賊者數四涇原帥葛懐敏定川之敗戎馬入縱于渭子領慶州蕃漢兵往扼邠城又名君分援涇原君即時而赴羗兵從者數千人屬羗為吾用自此始君曰羗兵既可用矣乃復教土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請某事辭某事者君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之坐過失者亦用此得贖吏農工商無不樂射馬縣是緣邊

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為意前後經畧使交薦君之才能朝廷益知可倚明年遷東染院使充環慶路兵馬鈐轄仍領環州惟環西南占原州之彊有敏珠爾瑪爾默康奴卜三種居屬羌之大素號彊梗在原為孽寖及于環撫之狠不我信伐之險不可入北有二川交通于夏戎朝廷患焉其二川之間有古細腰城復之可斷其交路又明年予為宣撫使乃諭

君與原守蔣偕共幹其事君久悉利病即日起兵會偕于細腰使甲士晝夜築之夏虜固忌此城君遣人入虜中以計疑之兵遂不至又名敏珠等三族酋長犒撫之俾以禦寇彼既出其不意又亡外援因而服從君之謀也君處細腰月餘逼以苦寒城成而疾作以慶歷五年正月七日甲子啟手足神志不亂享年六十一葬于京兆萬年縣之神和原君之先河南洛陽人也曾祖存啓河南壽安令祖仁詡京兆長安令贈太常博士父昭衍

登進士第累贈職方員外郎季父放字明逸初隱于終
南山君少孤依之服勤左右以力學稱明逸道高德純
太宗朝再詔以事親不起真宗復加聘禮起拜左司諫
直昭文館累遷尚書工部侍郎大中祥符五年君用工
部廕得將作監主簿五遷至太子中舍初監秦州太平
監以母老求養又監京兆府渭橋倉邛州惠民監知涇
之保定京兆之武功涇陽三邑在武功毀淫祠崇夫子
廟以來學者在涇陽有里胥王知謙者姦利事露逃之

逼郊禮乃出君曰送府則會恩益以長惡從所坐杖脊于縣庭而請待罪府君李公諮奏釋之自是豪黠莫不斂手其嫉惡如此又邑有三白渠比年浚疏用數邑力主者非其才而勞逸弗等功利日削君使勤惰齊其力故功倍貧富均其流故利廣至今民能言之歷通判鎮戎軍環鳳二州鳳之守王蒙正託章憲外姻以私干君復欲以賄汚君君正色不納蒙正大怨之乃使人諭王知謙訟君蒙正內為之助獄成流竇州上親政量移汝

州君之弟世材以一官讓君乃除孟州司馬龍圖閣直
學士李公紘雪于朝授衛尉丞主隨州榷酤又禮部尚
書宋公綬工部侍郎狄公棐皆言公非辜改知虔州贛
縣君辭得監京兆軍資庫以同鄜交辟改簽署同州判
官事又移鄜州因從軍延安乃有故寛州之請君少尚
氣節昆弟有欲析其家者君推資產與之惟取季父圖
書而已莅官能擿惡庇民青澗與環人皆畫君之像而
享事之及終吏民曁屬羌酋長朝夕臨柩前者數日朝

廷深惜之賜三子恩君娶劉氏封萬年縣君男八人長曰古文雅純篤養志不仕有叔祖明逸之風次曰諮試將作監主簿曰詠同州澄城尉曰諳郊社齋郎曰誇三班奉職皆有立人也訢記誼三子尚幼一女適西頭供奉官田守政君在邊數年聚貨食教弧矢撫養士伍牢籠羌夸無賢不肖皆稱之又出奇以濟幾事嘗遣諜者入戎中凡半歲間而酋誅握兵用事者二三人諜者還言其謀得行會君已沒又天子方懷來故其績不顯銘曰

嗚呼种君出于賢門吾志必立吾力是陳寧以剛折果由直伸還自瘴海試于塞垣權以從事意其出人捍戎之患乂邊之民夙夜乃職星霜厥身生則有涯死宜不泯邊俗祀之子子孫孫

天章閣待制滕君墓誌銘

君諱宗諒字子京大中祥符八年春與予同登進士第始從之游然未篤知其為人及君歷濰連泰三州從事在泰日予為鹽官於郡下見君職事外孜孜聚書作文

章愛賓客又與予同護海堰之役遇大風至即夕潮上
兵民驚逸吏皆蒼惶不能止君獨神色不變緩談其利
害衆意乃定予始知君必非常之才而心愛焉君去海
陵得名試學士院改大理寺丞知太平州當塗縣移知
邵武軍邵武縣遷殿中丞還臺會禁中災下御史府窮
究君與秘書丞劉越並上疏論災異明非人之所能為
朝廷貸其獄時明肅太后晚年未還政間君又與越嘗
有鯁議曁明肅厭代朝廷擢當時敢言者越既卒贈右

司諫君拜左正言遷左司諫俄以言得罪換祠部員外郎知信州又監鄱陽郡榷酤就九華山以葬先君旣而起通判江寧府丁太夫人憂服除知湖州賜五品服西戎犯塞邊牧難其人朝廷進君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知涇州就賜金紫及葛懷敏敗績于定川寇兵大入諸郡震駭君以城中之兵呼農民數千皆戎服登城州人始安又以金繒募敢捷之士晝夜探伺知寇遠近及其形勢君手操簡檄關白諸郡日二三次諸郡莫不感服

予時為環慶路經畧部署聞懷敏之敗引蕃漢兵為三道以助涇原之虛時定川事後陰翳僅十日士皆沮怯君咸用牛酒迎勞霈然霑足士衆莫不增氣又涇州土兵多没于定川君悉籍其姓名别于佛寺哭而祭之復撫其妻孥各從其欲無一失所者予目此數事乃知君果非常之才始請君自代朝廷命韓公琦與余充陜西四路馬步軍都部署經畧安撫招討使復命君守本官充天章閣待制環慶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兼知慶州君

奏言今既置四路經畧安撫招討使而諸路經畧亦帶
招討之號稱呼無别非統制所宜請去招討二字朝廷
以其知體詔從之君去涇之日其戰卒妻孥數百口環
其亭館而號送之觀者為之流涕君至慶處置戎事甚
得機要邊人咸稱之會御史梁堅奏劾君用度不節至
本路費庫錢十六萬緡及遣中使檢察乃君受署之始
諸部屬羌之長千餘人皆來謁見悉遺勞之其費僅三
千緡蓋故事也堅以諸軍月給并而言之誣其數爾予

時待罪政府嘗力辯之堅旣死臺諫官執堅之說猶以為言朝廷不得已坐君前守回中日饋遺往來踰制降一官仍充天章閣待制知虢州又移知岳州君知命樂職庶務畢葺遷知蘇州未踰月人歌其能政俄感疾以某年月日薨于郡之黄堂享年五十七天子加賵賻禮進一子官嗚呼予實知君之才而嘗薦之于朝及聞其終泣而誄之惜其才有餘而命不足不得盡其術于生民諸子奉君之喪以某年月日葬于池州青陽縣九華

山金龜原而乞銘于予忍復讓哉君河南人也曾祖裔
贈將作少監祖嶼不仕父感雅州軍事推官累贈尚書
屯田郎中母刁氏渤海縣太君追封仙遊縣太君君娶
李氏封同安縣君子四人希仲以方畧進前渭州軍事
推官希魯登進士第希德舉進士希雅尚幼並守將作
監主簿女二人長適池州軍事推官王栩次適進士劉
君軻君少孤性至孝居母喪以哀毀屢病廬墓側踰年
手植松栢數萬株生平好學為文長於奏議尤工古律

詩積書數千卷以遺子孫中外宗族無不盡其歡心其
育人之孤急人之難多矣君政尚寬易孜孜風化在玉
山雩上回中岳陽四郡並建學校紫微王舍人琪翰林
張諫議方平太常尹博士源弟起居舍人洙次為之記
重興岳陽樓刻唐賢令人歌詩于其上予又為之記君
樂於為善士大夫亦樂其善而願書之也可不謂之君
子乎銘曰
嗟嗟子京天植其才精爽高出誠意一開抗職諫曹辯

論弗摧主畧邊方智謀横來嗟嗟子京為臣不易名以名毀才以速累江海不還鬼神何意君昔有言愛彼九華書契以降干戈弗加樹之松楸蔽于雲霞君今已矣復藏于此魂其依歟神其樂只壽夭窮通一歸乎至理

試祕書省校書郎知耀州華原縣事張君墓誌銘

孔子門人七十子之徒天下皆知其賢焉或為邑宰或為家臣或不願仕蓋顯於諸侯者寡矣然則七十子之

徒與孔子語而未嘗及怨何哉君子之道充乎已加乎人窮與達外也彼戰國豪士不由孔子之門者則有脱賤貧逐貴高弗奪弗厭滅身覆宗而不悔何哉不循聖人之道挾數以進求行其欲得與失重也吾乃知夫由孔子之道者雖困窮以死不害其為賢矣君諱問字道卿陳留人也天聖七年秋廣文館開封府所薦士有與主試官親嫌者别試太常寺予始在祕閣命往尸之得君策論有漢儒風采乃薦以高等明年不利于春官退

居景陵郡研經講道弦歌終日遠近學者多歸之既而獻文論百首應茂才異等科第一人名會丁家難不赴寶元初西羌犯延安君慨然有憂邊之意述平戎策以進慶歷初故禮部尚書范公雍言君著萬機濟理書十篇皆國之大議朝廷名試學士院初命試將作監主簿未調而歸搢紳惜其不稱時予經畧陜西因表薦之除試祕書省校書郎知耀州華原縣決滯訟數十吏民服其明屬西陲積兵民苦於遠輸俗吏急之以奉上官民

率多流亡君獨與民緩期使得措其手足復流亡者千餘户陜西都轉運使吳公遵路孫公沔皆以善狀上聞宣撫副使田公況復稱薦之又本道經畧使鄭公戩顧京兆屬邑有不治者必遣君治之以慰其民鄜延路經畧使龐公籍思廣議論之助權署君幕中仍主州庠以教育人材累表請改官未報會樞密直學士梁公適來代龐奏君以本官兼延州軍資庫詔從之未幾寢疾以慶歷六年十一月三日終于延安之官舍享年五十二

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鄉里曾祖洪隱德不仕祖令
釗開封府太康縣主簿父允河中府觀察推官母夫人
宋氏君娶歐陽氏生一子曰徽登進士第鎮安軍節度
推官知延州甘泉縣二女長適安州安陸縣主簿朱師
德次適進士方琪君力于學志于道直言直躬自信而不
惑有孔子門人之業而不挾戰國豪士之數雖命與道
違其又何愧哉其子遠來乞銘故書之曰
君子之道恥於弗立立而無所施命也君子之命患於

弗知知而無可奈何天也張君其斯人之徒歟吾思孔子之門則當旌其人而不暇哀其人故昭以銘云

太子中舍致仕上官君墓誌銘

君諱融字仲川其先蜀人也曾祖諱琛不仕祖諱遜贈禮部侍郎父諱佖兵部員外郎京東轉運使贈光禄少卿妣袁氏彭城縣太君君幼專詞學秀出流輩天聖二年秋廣文館舉進士公卿大夫之子咸在焉君中第一人明年春禮部校天下之才君别試于太常寺又首薦

之由是名動京師士大夫願識其面未第閒丁光祿憂
朝廷録光祿之後賜君同學究出身服除授信州貴溪
縣主簿君不辭小官而恪其職令樞密直學士蔣希魯
故龍圖閣直學士吳安道時並任江南東路轉運使聯
章薦君就遷蔡州平輿縣令吳移使淮南奏掌真州鹽
倉又故龍圖閣直學士段希逸與時賢七人舉君于朝
旋以疾聞除太子中舍致仕居于曹南郡以慶歷三年
三月五日不起年四十有九君始娶任氏再娶辛氏封

金城縣君子二人長曰延賞郊社齋郎次曰延德君之弟太子中舍隆與其孤以皇祐三年四月六日葬君于濟陰縣沛郡鄉崇儒里請銘於予予天禧初為譙之從事光祿公方典是郡君時侍行而予始識君見君文雅有議論不敢以子弟器之後數年與君會于京師與之遊皆當世異才以文學風義相許予益愛焉君既祿仕而大夫之賢者多薦之斯可謂之聞人矣惜乎命之不修弗克樹勲於時可永歎焉或者曰儒生多薄命天豈

不與善也余謂不然君子之為善也必享其吉有窮且夭者世皆重而傷之雖一二人猶以為多焉小人之為不善也必罹其凶其禍且死者世皆忽而忘之雖千百人若無焉如仲川之亡可謂重而傷之者矣故作銘云

惟人之才而無命兮猶物之秀而不實品彙紛其自然兮非化工之能一仲川之亡兮可奈何如川之去兮無還波彭殤至此兮孰少孰多君子之思兮徒為乎悲歌

太子中舍致仕范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仲温字伯玉四代祖諱某幽州人也唐末為處州麗水縣丞中原亂離遂家于蘇臺曾祖諱某事錢氏為中吳軍節度判官贈太保祖諱某以神童補官終于祕書監贈太傅考諱某歸皇朝歷真定府武信軍掌書記贈太師兼中書令府君即太師仲子也生于京師幼孤還蘇臺與諸從兄弟居服勤素業孝悌于門中景祐二年以其遇乾元節恩例補試將作監主簿赴調除越州新昌尉以誠接物民用知勸在邑三年盜不及境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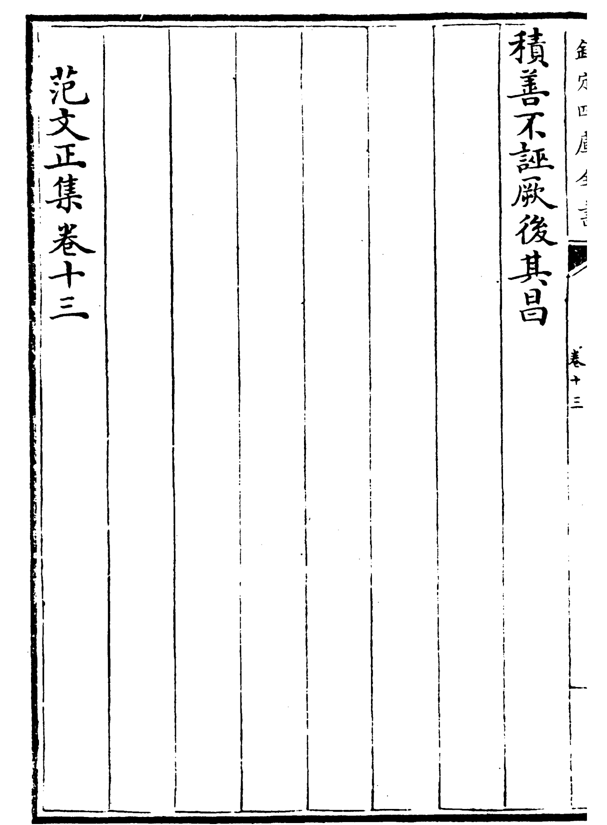
計舉監杭州餘杭縣市征能寛其利商旅便之三載以績聞按察使洎牧守咸有表薦除寧海軍節度推官知台州黄巖縣慶歴七年海潮大至壊州城人皆逃散没溺者甚衆府君教民為桴晝夜救之全活數千人既而上官知其所存請董衆以治城府君雅喜利人長於慮事衆議築土為城用甓以傅之府君獨不然謂人築且勞又捍水之衝甓何能久乃集民累土以牛數百蹂之堅而後增至于城復表以長石亙相銜枕勢莫得動其

城八門皆設之閘遇水暴至則障之衆伏其善台人遂
安時又歲饑州命邑官率富人出穀俾輕其價以助窮
民而窮民之資無以得穀府君諭之曰汝糴之十不若
與之二三則富人易辦而貧人易及衆皆悦從飢者獲
濟焉永嘉郡禁盜十四人獄具皆當極法外臺請府君
慮問府君原盜之情而重其行法固請覆奏朝廷悉恕
其死黄巖大邑民數萬户訟爭盈庭府君專尚仁愛多
以理遣至有犯徒刑而情非巨蠹者府君必為解其仇

訟而決平之民自愛服制置按察等使交章薦之府君秩滿還家與鄉舊游曰吾樂矣何用官為遂請老朝廷嘉之遷太子中舍致仕皇祐初某來守錢塘與府君議置上田十項於里中以歲給宗族雖至貧者不復有寒餒之憂府君退居四年賓親盈門以東臯所入日為雞黍之具故貧而常樂顧鄰里鄉黨有急難則竭力以濟之皇祐二年九月十三日以疾不起享年六十有六中外宗親莫不過哀里人無老少皆涕下其遺愛感人如

是之深娶丁氏夫人男五人長曰純義守將作監主簿四子尚幼女四人長適進士李泌次適進士沈充二女在室以其年十一月十三日葬于吳縣天平山三讓原嗟夫朞從事四方與府君别動逾千里及餘杭得請一獲其顧相會未幾而有死生之訣泣血灑毫不能成文銘曰

嗚呼先公五子其三早亡惟兄與我為家棟梁兄又逝焉我獨徨徨諸稚在前未知否臧我其教之俾從義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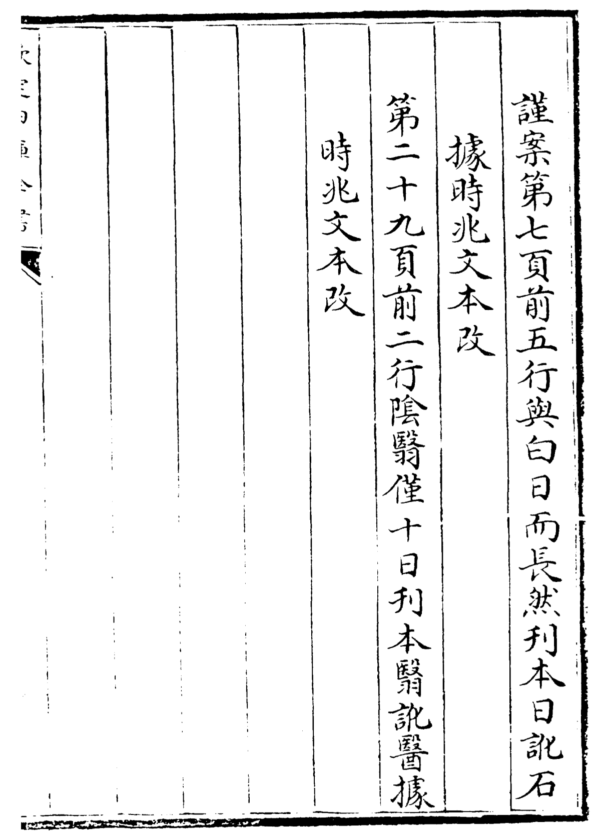
積善不誣厥後其昌

范文正集卷十三

謹案第二十三頁前六行諾爾阿舊作奴訛今改後倣此　後六行烏勒舊作兀二今改後倣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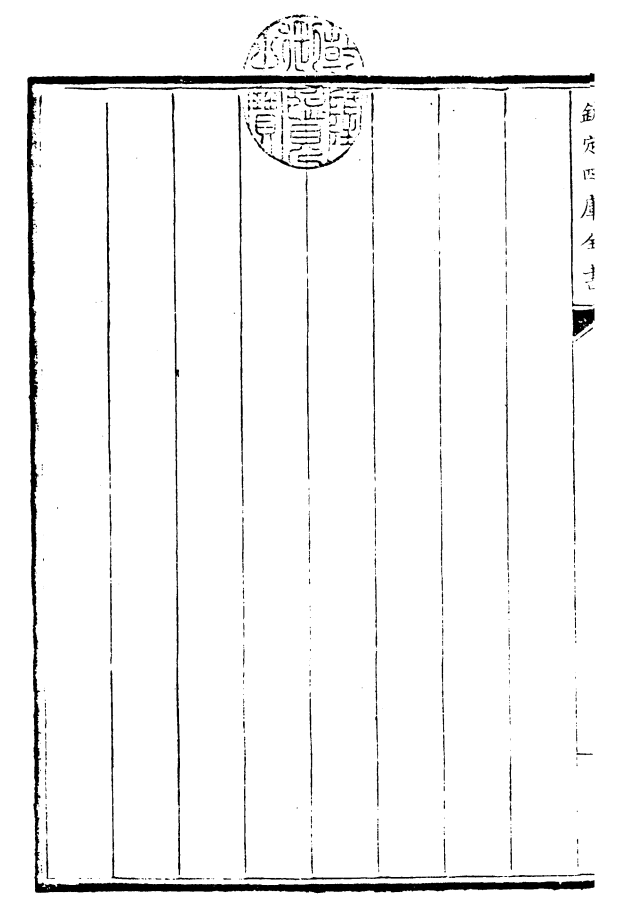
二十四頁後五行敏珠爾舊作明珠又瑪爾默舊作滅臧又康努卜舊作康奴今並改後倣此





謹案第七頁前五行與白日而長然刊本日訛石據時兆文本改

第二十九頁前二行陰翳僅十日刊本翳訛醫據時兆文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　應

謄録監生臣趙立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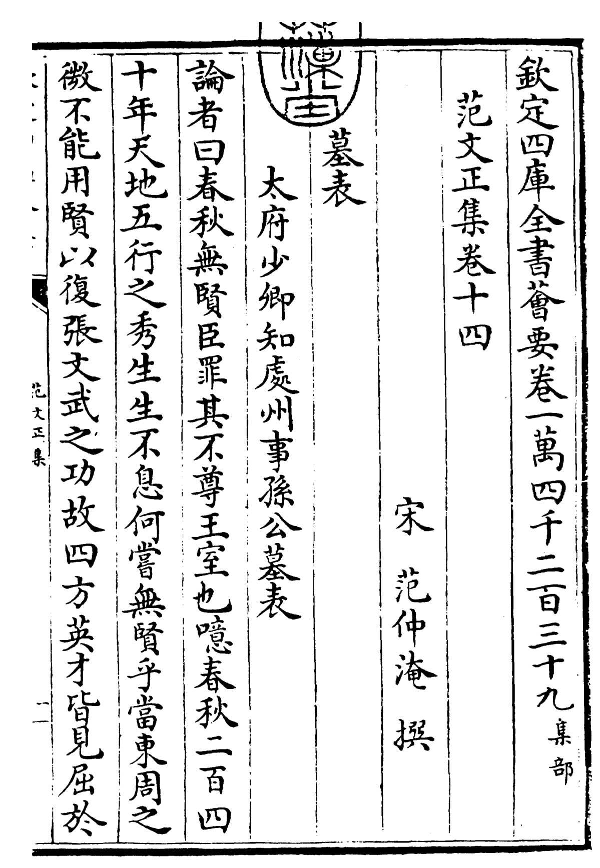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范文正集卷十四至十六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二百三十九 集部

范文正集卷十四

宋 范仲淹 撰

墓表

太府少卿知處州事孫公墓表

論者曰春秋無賢臣罪其不尊王室也噫春秋二百四十年天地五行之秀生生不息何嘗無賢乎當東周之微不能用賢以復張文武之功故四方英才皆見屈於

諸侯與霸者之為而王道不興與無賢同故論者傷之甚矣公諱鶚字齊賢富春人也按舊誌公以奇文遠策見吳武肅王署越州大都督府文學歷郡縣幕府改臺憲為郎官判鹽鐵院持禮入貢授少監終于太府少監領縉雲郡享年八十葬于會稽之南山今山陽守沔即公之曾孫也在御史府無所回避有聲朝廷近過閭里掃墳墓求故老索遺文得太府之清芬訪余郡齋以道之既而歎曰唐季海內支裂卿材國士不為時王之用

者民鮮得而稱焉皇朝以來士君子工一詞明一經無遠近直趨天王之庭爲邦家光吾搢紳先生宜樂斯時寳斯時則深於春秋者無所譏焉因追惜太府公奇文遠策而終於霸臣丁彼時也豈徒一人而已乎故弔而表之

鄠郊友人王君墓表

五行之秀見乎人有清而賢有蔽而愚五行之數著乎命或脩而壽或速而夭顔子其猶病諸吾友人王君賢

而夭之其不幸矣夫君諱鎬字周翰其先澶淵人也曾祖鼎邢臺之楯郵祖楷尚書兵部員外郎考裒太子右贊善大夫妣秦氏封太原縣君贊善公慷慨有英氣善為唐律詩歷著作佐郎通判彭州會太守不法憤而辱之失官居長安中與豪士遊縱飲浩歌有嵇阮之風人特駭之公不安其高復起家就祿得請監終南山上清太平宫從吏隱也時祥符紀號之初載某薄遊至止及公之門因與君交執復得二道士汝南周德寶臨海屈

元應者蚤暮過從周精於篆屈深於易且皆善琴君嘗戴小冠衣白紵跨白驢相與嘯傲於鄠杜之間開罇鳴絃或醉或歌未嘗有榮利之語一日會君之别墅當圭峯之下山姿秀整雲意閒暇紫翠萬疊横絶天表及月高露下羣動一息有笛聲自西南依山而起上拂寥漢下滿林壑清風自發長煙不生時也天地人物洒然在冰壺之中客大異之君曰此一書生既老且貧每風月之夕則操長笛奏數曲而罷凡四十年矣嗟乎隱君子

之樂也豈待外乎哉曁予東歸長白山以親之故就禄養者僅十五秋君猶隱而未出令殿中丞致仕母君隨居鄠郊善談名理見君之賢而語之曰子美田百頃枕琴藉書釀醇酒養靈藥優游雲泉踰二十年人生此世中安得獨善自樂如此之久耶不若俯就鄉老書少勞于人間又長安秀造皆推引之君不得已天聖四年秋起冠京兆之薦明年春官氏較天下之士第君于甲等忽焉構疾以三月九日不起于京師之建隆觀時周道

士在焉親視藥食而至于終乃齎其柩行哭道中歸于鄠郊又數年予倅河中府因王事至長安傳舍中㑹周道士夜話平昔及君之始末道士涕泗交下終夕不止君善與人交也如此又十年予經畧西事遇君之長子以葬期來告嗚呼君幼而竒敏能歌詩筆札有聲于關中長安人惟呼小秀才長而有文著書樂道不願榮禄有肥遁之節後感母君之言僶俛一進遽以不壽妻諶氏生子五人長曰規謹厚克家奉父母之喪葬于鄠縣

某山某原禮也次曰溉景祐元年登明經第除臨晉主簿而亡次曰覽曰覲曰觀尚幼俱嗣其業一女適孫周道蚤卒噫予與君别三十七載風波南北區區百狀今茲方面賔客滿坐鐘鼓在廷白髮憂邊對酒鮮樂豈如主峯月下倚高松聽長笛忘天下萬物之際乎追念故人乃揭石而表之書曰

有君子焉生兮雲山葬兮雲山始終不垢兮其清而賢

龍圖閣直學士工部郎中段君墓表

皇祐二年春某月日葬故龍圖閣直學士段君于陳州某縣某鄉之原君諱少連字希逸開封人也曾祖諱知遇祖諱驤隱于五代父諱子昂端拱中登進士第終于陳州録事參軍累贈吏部郎中母夫人樂氏追封福昌縣太君君幼孤好學大中祥符七年秋登服勤詞學科釋褐試秘書省校書郎知鄂州崇陽縣有治狀改權杭州觀察判官時樞密直學士李公及領餘杭郡當世清德於人少許可大愛君之才與本道轉運使薦之改著

作佐郎知亳州蒙城縣移雅州名山縣還改秘書丞知婺州金華縣未行除審刑院詳議官執法至平搢紳多之張文懿罷相知江寧府辟君通判府事還授御史臺推直官改太常博士時章獻太后聽朝君與知雜御史曹脩古等上言外戚劉從德家恩幸太過臺隸輩皆得祿仕責授秘書丞監漣水軍酒稅務復太常博士通判天雄軍上臨軒親政擢拜殿中侍御史尋除開封府判官改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充三司度支判官使契丹

國還為兩浙轉運使君以二浙財賦為天下之最孜孜
利病無弊不革朝廷奬之進兵部員外郎充職改淮南
轉運使兼發運司事移陝西轉運使奏劾判陝府駙馬
都尉同平章事柴崇慶不法朝議直之俄命以本官兼
御史知雜踰月除三司度支副使定襄地震壞閭舍壓
人盈萬數天子怵然命君為河東安撫使君恤殘民無
一不至遷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知廣州康定初西
戎叛兵交塞下近塞蕃牧實難其任朝廷以君為龍圖

閣直學士知涇州未行感疾以寶元二年八月初四日終于廣州之黄堂年四十六娶樂氏封京兆郡君生三男俱幼亡五女長適張氏次適孫氏次適譚氏次適明氏次適張氏君風神秀特人皆望而欽之臨事無大小無難易決發如流明而不苛和而不隨在御史府無所回避論去踰年及還又與孔中丞道輔等伏閤論事見端人之風焉三為轉運使特有風采善人君子皆得信用而推擢之小人則畏而少過君在南海予方經畧陝

西嘗薦君可任邊要朝廷纔有涇州之命而君不起搢紳先生咸嗟惜焉予知君之深者故表其墓云
希逸之生神粹而明朝端正色天下公聲顔子非壽清德自久伯道何嗣令名為後表墓以文希逸不朽

贈大理寺丞蔡君墓表

經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嘗試觀之士果有文與行不必據高享大而後顯雖林壑之幽逝而不泯者蓋有稱焉君諱元卿字某其先洛陽人祖諱某為萊之膠水

令有惠愛名官九載不得去既終邑人留葬之子孫遂家焉父諱某克己好學以疾不仕君幼不為戲長而好學一日歎曰男子生而有四方之志吾從事於文豈蹈身環堵而能通天下之志乎乃軒然遠游至江西胡氏之義學與羣士居非禮不由非道不談君子願交焉五年業成復歸于齊鄉老請薦之時方尚雕蟲技君以好古不合于有司退居淄川郡之北郊有田數十頃而衣食之以貧為業未嘗屈于人有豪士至門願輸錢五十

萬請為陶朱之事以肥其家君謝之曰吾伏臘之餘尚可為酒醴詠歌之音足以悅情性吾之仁義不得施于生民忍以貨殖而取之乎豪士慚而引去君退於斯終於斯享年四十七君體貌魁梧偉其衣冠人皆望而畏之而性本慈孝故叅知政事文忠公視君諸父也君親愛之過於己子每得文忠所著則喜盈顏面示于識者曰起吾家者耶君娶故駕部員外郎王允已之女贈某縣君以孝和聞生四子曰弈曰稟曰亶曰交皆由文忠

廕補報君之德也弃早終于乾寧主簿稟既仕而學再
舉進士出身夙夜刻志富于學問嘗應賢良方正科雖
失于有司以是著聞于時至監察御史而終君與夫人
因稟敘郊祀恩俱被贈告亶與交今並為大理寺丞克
孝于親奉君與夫人之喪以其年月日合葬于青州某
縣某原禮也子孫游宦誠南北之人也故表而識之云
君屈其身不屈其道愛及文忠文忠以報子孫 迺昌相
與為孝墓而表之如立廟貌

權三司鹽鐵判官尚書兵部員外郎王君墓表

君諱絲字敦素會稽人也晉右將軍逸少之後世居蕭山曽祖諱慶祖諱安皆不仕父諱㞐有鄉曲之行好施與而里人喜之曰厥後其昌娶沈氏夫人而生君及君登朝累贈尚書屯田員外郎夫人追封德清縣太君後夫人謝氏追封會稽縣太君君幼稟親訓未嘗釋卷復游學京師大中祥符八年春擢進士第釋褐除興國軍司理叅軍精意獄事無不得其情前後劾重辟而昭雪

者凡十一人郡中稱之神明秩滿除台州軍事判官州城據山病其少井君白州長一舍之外有泉焉請陶土為筒導入于城復五里一穴以濟行路之渴于今人賴之移潮州軍事判官秩滿權杭州觀察推官丁父母憂服除赴集吏部選充開封府兵曹叅軍歲餘大理寺舉為詳斷官改本寺丞凡奏獄之疑者必持寛典全活甚衆改殿中丞故龍圖閣學士少連時為兩浙轉運使舉君撥發本路漕船迺革其弊本大增上供之數以考績

聞改太常博士通判衢州州人子弟多習詩書而未有
學校士望缺然而君募郡中高貲始建學舍其堂室僅
百楹朝廷賜州學額又營資糧之具最於諸郡時金華
郡守闕外臺假君領之衢之父老遮道于境上謂婺民
曰我州一鑑何奪之為有諸外臺乞還者婺人薛惟簡
先有寃狀父徒子黥君雪除之其家德君以紫檀肖其
象而祠之故翰林聶學士冠卿應詔舉知深州不就改
屯田員外郎通判袁州故翰林葉學士清臣舉拜殿中

侍御史慶歷中湖南蠻人亂攻刼郡縣言事者或請夸滅或議招納歲時未決生民甚苦之朝廷遣御史往究其事以君為湖南安撫至則察訪利病而萌之主者立重賞以誅蠻人一級萬錢士卒貪之往往害樵餉之人以為功君下令曰得賊之首者必指其鬬地以為質其可擒者當生致之自是無枉戮者君居軍中凡十月戎服葛屨與士卒同惟石硋鈴景二洞聚黨數千君促官軍力破之斬首數百級招安三千人餘皆竄匿英連韶

間自是衰息朝廷獎君之勞遷侍御史賜金紫充廣南東路轉運按察使兼本路安撫提舉市舶司凡蕃貨之來十稅其一必擇諸精者夸人苦之公令精麤兼取夸人大悅謂之曰金珠御史意貴之也時交趾有變朝廷命君經度而廣州當交趾之衝無城守備君議陶塼為城造大艦十數日習水戰以待其來彼不復動歲餘君以瘴疾求領小郡遷兵部員外郎知通州通人歲苦海潮流亡者衆君作長堤以捍之復民田業量其肥瘠奏

免五年至十年之租朝廷名權三司鹽鐵判官以皇祐元年四月疾終于京師享年六十一二年三月十日歸葬于蕭山之先域禮也君娶裴氏生一女再娶杜氏生四男一女其子霽登進士第震試祕書省校書郎露三班借職霈脩進士業女文慧適泉州永春主簿陸琪文璥適皇祐元年進士第一人馮京予與君同年之交也見君苦志清節不渝於素稱薦者皆當世名臣朝廷一用之而克樹風績惜哉位未大道未顯而終焉其命矣

夫故表其墓云

稽山之陰右軍之後生此淑人終身無咎既及于民復歸於神葬之家山雲氣氤氳宜昌乎子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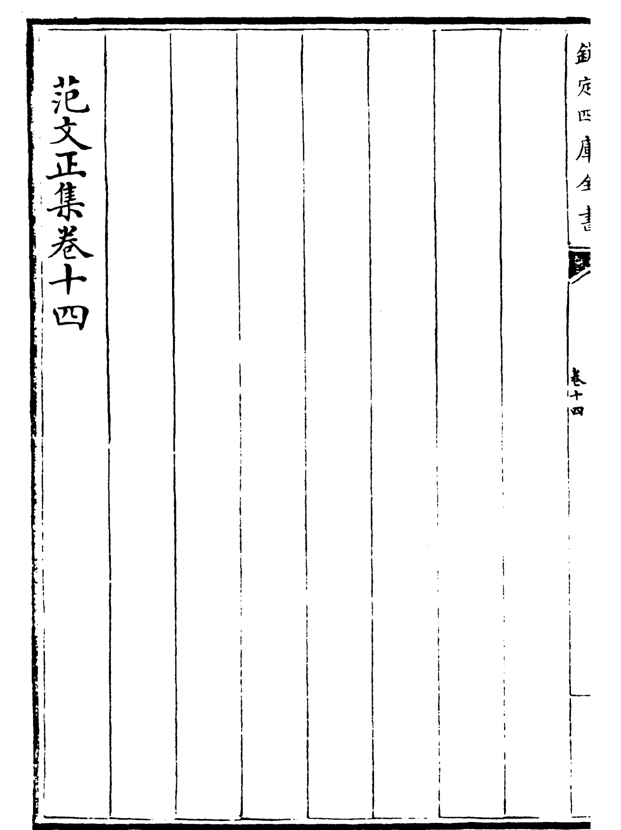
書碑陰

書環州馬嶺鎮夫子廟碑陰

慶歷二年春正月予領環慶之師出按邊部過馬嶺鎮四望族落皆鎮之屬羌而戍城之中有夫子廟貌觀其記石乃故兵馬監押殿直贈其官張公藴之所建也已

而思之昔咸平二年冬契丹以舉國之衆入高陽關縱橫大掠南至于河乘冰之堅侵于淄齊時河南州郡未嘗治城且無戰卒四郊之民驅戮向盡城中大懼公方為淄州兵馬監押與刺史議其事刺史曁官屬州人咸欲棄城奔于南山公按劍作色曰奈何去城隍委府庫大衆一潰更相勦奪彼狄未至吾民已殘矣刺史果出我當殺之以徇縣是衆無敢動公乃呼民登城夙夜以守數日狄退而州人相賀曰向非張公英識獨斷則我

輩父母妻子魚肉於人矣朝廷賞不及公人咸嗟咨公生二子長曰揆令為度支員外郎直史館荆王府記室叅軍次曰挨令為秘書丞通判京兆府事並以文學節行自樹風釆搢紳先生稱之議者謂公有陰德於人宜其有後焉予幼居淄川郡又與記室為同年生稔聞公之事及覩馬嶺之跡雖極塞窮壘猶復立聖人之祠以尚風教乃知張公信道有素固能訓子義方昌厥世而大其門蓋未可量也豈止陰德之助哉故書之


范文正集卷十四